

陈蕃：不扫一屋扫天下

2018-6-21



陈蕃

少年陈蕃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。15岁时，他曾独处一院，发奋读书。一天，他父亲的老朋友薛勤到陈家串门，看见陈蕃院子里面脏乱不堪，就问道：“孺子何不洒扫，以待宾客？”陈蕃慨然应答：“大丈夫处世，当扫除天下，安事一室乎！”与通常所传版本不同，范晔《后汉书》中并没有提及客人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”的反问，而是说薛勤“知其有清世志，甚奇之”，对少年陈蕃颇为赞赏。

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”的话在《世说新语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等书中同样也无迹可寻，因此上述言辞很可能系后人杜撰。这一杜撰不要紧，教育孩子从小事做起的目的达到了，可陈蕃那“不扫一屋扫天下”的壮举却也为世人所忽略。

一身都是胆

东汉自第三任元首章帝以后，小皇帝就一位接着一位，即位时年龄最小的殇帝才出生3个月，最大的桓帝也不过15岁。小皇帝登基，照例由姥爷或者舅舅出来代理朝政；等小皇帝懂事了，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傀儡时，就开始利用身边的奴才去打击母族，让宦官取代外戚，执掌大权。东汉皇帝又往往短命，这样一来，继承皇位的将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毛头。历史从而不断重演，造成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的恶性循环。

延熹二年（159年），汉桓帝依靠宦官势力，一举铲除了梁冀的外戚集团，宦官就此得势，东汉朝政也随之日趋黑暗。吕思勉先生在其所著通史中说，“当时的宦官，多有子弟亲戚，或在外做官暴虐，或则居乡恃势骄横。用法律裁制，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，正是立名的好机会。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。”对于

争斗的双方，相较之下，显然士大夫们更为清正贤明；但事实上，我们很难简单地用正义与非正义来划分阵营。诚如黄仁宇先生在《中国大历史》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，“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，另一方面则有为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，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。虽说以短视界看来，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，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”。好在本文的重点并不在此，我们只不过是看从双方的争斗中看一看陈蕃的表现。

陈蕃，字仲举，汝南平舆（今属河南）人，东汉名臣，年轻时初入仕途，就以与众不同的表现为世人所惊异。他在乐安当太守的时候，遇到了后来与他关联一生的李膺，这个人以刚直著称，当时正要到他所在的青州做刺史，负责监察官员。州里那些个平日里鱼肉百姓的官员闻讯后，都弃官逃命。结果唯有陈蕃自信清廉，静待李膺就任，正是——不做亏心事，不怕李膺来。事实上，陈蕃这一辈子，可能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怕。刘皇叔曾称赞赵子龙“一身都是胆”，我看这话放在陈蕃身上也完全适用。

东汉顺、桓二帝时，大将军梁冀权倾朝野，飞扬跋扈。梁冀曾托陈蕃帮他办事。作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，能有机会巴结到当朝权臣，在常人正是求之不得，可陈蕃不是“常人”，为梁冀送信的使者愣是被他拒之门外！最后逼得使者只得假称大将军到来，要求面见陈蕃，后者震怒之下，竟将使者鞭笞致死。陈蕃因此开罪梁冀，被贬为修武县令。

陈蕃不只敢驳大将军的面子，对皇帝更是敢于犯颜直谏，和魏征相比，也绝不逊色。然而可惜的是，他遇到的是连给唐太宗提鞋都不配的汉桓帝。任尚书时，他针对朝廷在民变发生时，“诏下州郡，一切皆得举孝廉、茂才”的政策，提出对官员应“择善而授之，简恶而去之”，才能抚平民怨。因而得罪朝中官员，被外放为豫章太守。此后他回朝任大鸿胪，又因为直谏的白马令李云说情，而被免官。再后，陈蕃又得任光禄勋，仍旧敢于直谏，无所畏惧。陈蕃以其正直不阿，数次沉浮，赢得了“不畏强御陈仲举”的美名，在士大夫中树立起崇高威信。

士人楷模

在士大夫眼中，外戚和宦官都是祸国元凶，而后者尤其可恶。自桓帝清除外戚实力，重用宦官后，士大夫的斗争矛头便指向了专权的宦官。在此有一点可能需要说明，宦官并不等同于太监，有官职的太监，才被称之为“宦官”（太监出任官职时，要在官名前加一“中”字，以示区别）。因此士大夫们说“铲除宦官”，反对的其实是太监任职参政。

延熹八年（165年），陈蕃出任太尉。此时中常侍苏康、管霸等宦官利用皇权这根“魔棒”，诬陷排挤朝中的正直大臣、惩治地方上的正义官吏。在此值得说明的是，说他们“正直”也好、“正义”也罢，都只不过是士大夫自己的看法。那些地方上抱着忠良之心的太守们，在“打击宦官”的名义下，行事也多有失当。柏杨先生曾对此列举道，“经士大夫宣传，我们所知的，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，一六一年杀赵岐全家，一六六年射杀民女，一七九年杀人悬尸。士大夫却残忍得多，一六一年，连宦官的宾客都杀。一六六年，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，更杀宦官的母亲。”。

即便士大夫们有共同信守的准则，有共同追求的目标，但在一些士大夫触怒宦官，以致下狱待死的时候，更多的大臣也还是出于对宦官权势的畏惧，选择了沉默。陈蕃则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“位列台司，忧责深重，不敢尸禄惜生，坐观成败”的忠君原则，独自一人上书死谏。

这是陈蕃与宦官的第一次正面交锋，结果陈蕃失利，没能保住一些专与宦官作对的士大夫。而宦官们虽然由此憎恨陈蕃，但顾及到陈蕃名望过大，对他也是“不敢加害”。梁子已然结下，宦官们不会善罢甘休，陈蕃们更决意奋战到底，那么新的冲突也就必不可免。

很快，到了延熹九年（166年），一场政治风暴就席卷而来，将士大夫与宦官的争斗推上了高潮。河内方士张成纵子杀人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。这个张成与宦官交往素来密切，且曾为桓帝算卦，颇为灵验。据说张成推算出朝廷将举行大赦（他应是从宦官处获悉了这一消息），于是唆使儿子行凶杀人。张成之子被河南尹李膺逮捕后不久，朝廷果然就颁布了大赦令。李膺当初既能把一州的官员吓得落荒而逃，那“刚直”可是吹出来的？这会儿哪里还管什么大赦不大赦，一声令下，让凶手人头落了地，大快人心。但客观地讲，李膺的做法确实是无视法纪，一意孤行，士大夫这样“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，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”（柏杨《中国人史纲》），虽是伸张正义，却也有违公理。

李膺的意气之举，为宦官扳倒士大夫集团提供了机会，后者指使张成的徒弟牢修上书桓帝，说李膺“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”，结成党羽，以“诽谤朝廷，疑乱风俗”。桓帝见书大怒，下令布告天下，逮捕李膺“同谋”，无论是朝中官员，还是普通百姓，凡是牵连上的，一律称之为“党人”。

岂料诏令送达太尉陈蕃手中，竟然被拒绝签署、执行。陈蕃认为，李膺等名士都是“忧国忠公之臣”，怎能在还未定罪的情形下便抓捕他们？桓帝愈发愤怒，索性不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，直接将李膺关进了黄门北寺狱（宦官所设私狱）。此案牵连到太仆杜密、御史中丞陈翔等名士200多人，是为第一次“党锢之祸”。

陈蕃见桓帝大举抓捕党人，再次表现出非凡的胆量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上书力谏桓帝，以营救“党人”。他在上书中说，前代明君都能知人善任，只有君臣一体，才能使国家兴盛。现在李膺等人“正身无玷，死心社稷”，却“以忠忤旨”，以至获罪入狱，将使天下人都不再敢言，那甚至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无异。这一次，陈蕃不仅得罪了宦官，更激怒了皇帝，被桓帝安了一个“辟召非其人”的罪名，免职回家去了。

牢里的李膺也不是书呆子，没有坐以待毙，积极“自救”。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故意胡乱供出一些宦官子弟，说他们同为党人。宦官们惧怕之下，对桓帝说“天时宜赦”，再加上窦武（皇后之父）等为党人上书说情，终使桓帝下诏大赦，党人这才得以获释。党人们平时视大赦令为儿戏，没想到这一次还是要靠大赦才得以重获自由。

此后，名士们可以说是正式结党，他们被根据德行排以座次，依此称之为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、“八顾”、“八及”和“八厨”，陈蕃与窦武、刘淑并称为“三君”，因为他们可以为“一世之所宗”，是天下人学习的榜样。李膺则为“八俊”之首，落在了昔日下属陈蕃之后；同时值得一提的是，汉末风云人物刘表也是“八俊”之一。

重整朝纲

说来也巧，永康元年（167年）的夏天汉桓帝开释党人，到冬天便死了。次年，窦武迎立章帝玄孙刘宏即位，是为灵帝，窦太后临朝主政。当初桓帝本是打算立宠妃田贵人为后，在陈蕃的一再坚持下，窦氏才最终成为皇后。一方面，陈蕃“忠清直亮”，在朝在野都深孚众望；另一方面也是因其早有恩于窦家，所以在窦太后掌权后，陈蕃立刻被任命为太傅、录尚书事，与大将军窦武一同执掌朝政。

窦太后可能觉得只让陈蕃做大官，还不足以感激他的恩情，接着又封他为高阳乡侯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陈蕃并不居功自傲，他认为自己还不配享受这封侯的殊荣，于是效仿君子“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居也”的古风，上书辞谢。窦太后既然要报答陈蕃，自然不准，可后者一连上书十次，就是不肯受封。太后没办法，也只得依了陈蕃。

在陈蕃再被重用的同时，李膺、杜密等党人也被重新起用。史书上说，此时“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颈相望太平”，大家把拯救东汉王朝的希望，全部寄托在了陈蕃诸人身上。

当时宦官势力仍然强大，他们不仅自己干预朝政，还纵容亲属在民间为非作歹，有良知的士大夫们对此痛心疾首。前两次与宦官对阵，陈蕃都未能取胜，现在他已年过古稀，时日无多，如果还不能将宦官一党扫除出朝，那就只有抱憾而终，赍志而没了！所以，这是陈蕃最后一次机会，他必须抓住，必须抓住！他要联合外戚窦武，实现夙愿，百折不回！

于是陈蕃私下里和窦武交换意见，说：“曹节、王甫这些人从先帝时就操控权，搞得天下大乱。如果现在不趁早诛杀他们，以后事情可就难办了。”陈蕃在看到窦武点头赞同后，高兴地用手一撑席子，猛然站了起来——“扫除天下”的宏愿终于有望实现了，我陈蕃这就要为天下人锄奸！

事隔不久，恰巧赶上日食，两人借此上书太后，要求诛杀宦官曹节等人，以应天象。但由于中常侍曹节、王甫和灵帝乳母赵娆勾结，先行一步，用谄媚的手段，及时取得了窦太后信任，同时太后也认为自元帝时就有宦官参政，本是常事，所以陈、窦几次建议诛杀曹节等人，都未被太后采纳，只是处死了平常为恶的宦官管霸、苏康。按理说，杀了这两人，第一次“党锢之祸”的仇，士大夫也算是报了，也该及时收手了，可他们不行，偏要“毕其功于一役”。那么宦官为求自保，也就只能孤注一掷，绝地反击了。

最后一搏

这个时候，老天又现异象——太白金星经房宿，由上将星入太微垣，精通天文的刘瑜见状大惊，一面上书窦太后，说“将相不利，奸人在主傍”，请太后“急防之”；一面又赶忙致书陈蕃、窦武，因“星辰错缪，不利大臣”，催促他们“速断大计”。陈、窦二人见请太后诛杀曹节等人已成万难，当即决定放手一搏，自行清除宦官。接下来，他们发布一系列人事任命，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变；与此同时，对宦官集团的打击业已展开，长乐尚书郑飒被收押入狱。

可就在这个当口，士大夫集团对铲除宦官的方案竟然产生分歧：陈蕃认为，对于宦官及其党羽，可直接“收杀”，不必审讯；窦武则主张通过审讯郑飒，使其指证宦官罪行，名正言顺地诛灭宦官一党。陈蕃的策略无疑更合乎形势，虽有蔑视法纪之嫌，但在那非常之时快刀斩乱麻，却可使主动权掌握在士大夫之手，尽早取得事变的成功（因士大夫本身就是“清明”“正义”的象征，所以即便如此，也很容易被舆论所认可）。但是陈蕃终究要听从于大将军窦武，结果真的是夜长梦多。

窦武实在不是做大事的人，以郑飒口供，参奏宦官的上书，那么重要，那么机密的东西，竟然被他随手放在了办公桌上！建宁元年（168年）九月初七，当他出宫回家，过双休日（轮休）的时候，这封上书被宦官轻易偷到，从而获知了士大夫们的计划。生死攸关之际，宦官们迅速团结在一起，歃血为盟，当即决定发动宫廷政变。宦官们哄骗灵帝，让其持剑开路，作他们的挡箭牌，然后关闭宫门，胁迫尚书起草诏书，任命王甫为黄门令，格杀亲士大夫的宦官数人；同时挟持太后，夺得玉玺，矫诏逮捕窦武等人。窦武知诏书有假，拒不奉诏，率兵反抗。因为他的一误再误，使宦官抢得先机，给士大夫集团以沉重一击。

陈蕃这个老斗士，当时已年界八旬，闻知有变后，非但没有惊慌失措，反而二话不说，当即率领属下官员和太学生80余人，持枪执棒，冲进宫门（可能是打算“劫持”皇帝，以稳定局势），同时振臂高呼：“大将军忠以卫国，黄门反逆，何云窦氏不道邪？”

不巧，宦官王甫正率军来到，听闻陈蕃言语，大声反驳，斥责窦武不道，陈蕃助纣为虐。最终寡不敌众，陈蕃被俘，关入黄门北寺狱。负责看守的宦官用脚踢着陈蕃，骂道：“死老魅！复能损我曹员数，夺我曹禀假不？”当天陈蕃即被杀害。不久，窦武也兵败自杀。

窦武的宗亲、姻亲和宾客被尽数诛杀；窦太后被软禁南宫；窦武的家属被流放日南（今属越南）许多大臣被牵连治罪；陈蕃、窦武所举荐的人，以及他们的门生故吏，也全部被免官禁锢。围绕陈窦冤案，此后又掀起第二次“党锢之祸”。

陈蕃平时不怎么爱交际，“性方峻，不接宾客，士民亦畏其高”，所以朋友肯定不多。可这样的人，没有朋友则已，有的话，八成就是可以托妻献子的刎颈之交，朱震就是其中之一。陈蕃遇难后，其好友朱震，不仅偷偷将尸身收敛安葬，还为陈蕃之子陈逸提供了藏身之处。

不料这事被人告发，致使朱震全家身陷囹圄。朱震在狱中饱受酷刑拷打，但始终不肯吐露陈逸行踪，这才使陈逸得以脱险。窦武同样的幸运在于他有一位好员工。他自杀后，属下胡腾因为其收尸发丧，也被禁锢终生。窦武的孙子窦辅，当时只有两岁，被胡腾冒认为儿子，藏匿在零陵，也得以幸免于难。

中平六年（189年），灵帝去世，董卓废少帝，改立献帝，同时派人吊祭陈蕃、窦武等人，东汉政府才正式为陈、窦等人平反。

盖棺定论

陈蕃对人才的尊重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到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赴任时，一到地方，就打听名士徐稚（字孺子）的住所，想前去拜访。主簿禀告他说：“大家都希望您先到府衙歇息。”陈蕃认为根本没有那

个必要，说：“当年武王伐纣成功后，立刻便去亲访贤人，我现在要学习古人礼贤下士，又有什么不可呢？”

徐稚才华横溢，淡泊名利，朝廷多次征召，都被他回绝，人称“南州高士”。陈蕃平时从不接待宾客，但却特意在家中为徐稚准备了一张卧榻，徐稚来访时便打开，两人坐下来高谈阔论；徐稚告辞后就悬挂起来，别人是不能坐的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“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”，说的就是这个典故。陈蕃竭诚礼贤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。

所谓“人无完人”，陈蕃做过的某些事情也很值得商榷。乐安郡中有个叫赵宣的人，父母死后二十多年，他都住在未封闭的墓道中守孝，在附近十里八乡很有些名气。时任太守的陈蕃自然要去看望一下，可询问后才知道，赵宣还有五个儿子，而且全是在他服丧期间所生。陈蕃大怒，以“诳时惑觴，诬污鬼神”的名义，将赵宣治罪。赵宣沽名钓誉固然不对，但他也并没有违法乱纪。陈蕃以儒家道德代替法律、惩治赵宣的做法，显然不应提倡。不过，汉朝政府一贯标榜“以孝治天下”，对违背儒家孝道者施以刑罚，的确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。

陈蕃的院落最终究竟扫，还是没扫，今天我们已无从知道，但1800年来，他“扫除天下”的壮举却是明载史册。东汉末年，政治腐败，已然是大厦将倾，风雨飘摇。陈蕃虽身处危局，但仍竭尽所能，希望能够力挽狂澜。在地方，他勤政爱民，政绩斐然；在中央，他直言敢谏，勇斗奸邪，置生死于度外；正所谓“志宁社稷，方直不回”，无愧于《世说新语》“言为士则，行为世范”的评语。陈蕃以其壮烈的一生，为历史谱写下华美一章。

(文章来源，百度文库)